

浅，正常防卫功能破坏较轻，自愈能力较强，所以疗效差异不大。而深II°、III°烧伤，组织正常结构、功能遭到严重损坏，创面大量渗出，容易继发感染，而影响愈合。复方白芨涂膜剂能抑制创面渗出，促进结痂形成，并构成一层保护膜以预防和控制感染，促进愈合。因而在对烧伤创面，特别是深II°、III°创面的早期处理，是一种较满意的外用药，尚未发现有副作用。

中药治疗 Shy-Drager 综合征5例

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(合肥 230031)

韩咏竹 胡纪原 任明山 杨任民

我们自1984年11月～1989年12月，单独采用自拟生脉稳压汤治疗Shy-Drager综合征患者5例，取得良好效果。报告如下。

例1 任某某，男性，59岁。站立时头晕、言语不清、小便淋漓、阳萎、无汗，进行性加重4年余。体检：表情呆板，言语缓慢不清。面部皮脂溢出过多，全身皮肤干燥无汗，手、脚掌皮肤角化过度。站立后即刻出现晕厥。右上、下肢肌张力铅管样增高，两上肢呈粗大混合性震颤。血压：卧位28.6/14.3kPa，立位6.5/3.9kPa，心率：立、卧位时均为80次/分。膀胱残余尿210ml，膀胱测压为失张力膀胱。空腹血糖正常。心电图正常。颅脑CT扫描：弥漫性脑萎缩。诊断Shy-Drager综合征。予以生脉稳压汤加双勾藤12g，珍珠母20g，车前草15g，猪、茯苓各10g，每日1剂，水煎服。服药1周后，站立时仅感头晕，胸以上微汗，卧位血压降至正常，立位血压升至12.48/9.88kPa。经上方稍加减治疗1个月后，可在扶持下行走。随访治疗2年余，立位血压均在正常范围，最高记录为15.6/10.66kPa。但小便淋漓、阳萎、肌僵直等无改善。

例2 刘某某，男性，56岁。站立时头晕、无汗、阳萎、小便淋漓进行性加重4年。体检：表情呆板，不能站立行走。全身皮肤干燥，手、脚皮肤粗糙。四肢肌张力减低，指鼻及跟膝胫试验不能完成，四肢表现以远端为主的肌萎缩。四肢腱反射减低，右Babinski征(+)，吸吮反射(+)。卧位血压20.8/13kPa，心率74次/分；立位血压8.32/6.5kPa，心率76次/分。膀胱残余尿110ml，膀胱测压为失张力膀胱。75g葡萄糖耐量试验示糖耐量减低。心电图正常。颅脑CT扫描：弥漫性脑萎缩。诊断Shy-Drager综合征。予以生脉稳压汤加熟地20g，枸杞子15g，白朮15g，每日1剂，水煎服。逐日测立位血压，至第11天立位

血压升至14.3/9.1kPa，站立时头晕消失，在扶持下可缓慢行走。随访治疗已3年余，立位血压仍维持在15.08～12.48/10.4～7.8kPa之间。

例3 时某某，男性，47岁。进行性头晕，行走不稳，小便淋漓，阳萎3年。体检：面容呆板，言语不清，全身皮肤干燥，软腭抬举差，咽反射迟钝。四肢肌张力齿轮样增高，四肢混合性震颤，腱反射亢进，指鼻及跟膝胫试验不稳，双侧Babinski征(+)。卧位血压19.5/17.3kPa，心率88次/分；立位血压8.84/7.8kPa，心率92次/分。膀胱残余尿100ml。空腹血糖正常。心电图正常。诊断Shy-Drager综合征。予以生脉稳压汤每日1剂，水煎服。1周后测血压，卧位19.6/13kPa，立位12.74/10.4kPa，头晕明显减轻，但其他症状无改善。

例4 方某某，男性，53岁。进行性小便淋漓，阳萎，手颤，行走不灵活6年余。体检：表情呆板，帕金森综合征样步态，四肢肌张力铅管样增高，两上肢混合性震颤。卧位血压24.7/14.3kPa，心率110次/分；立位血压14.3/10.4kPa，心率114次/分。膀胱残余尿400ml，膀胱测压为失张力膀胱。空腹血糖正常。诊断Shy-Drager综合征。予以生脉稳压汤加双勾藤12g，车前草15g，泽泻10g，每日1剂，水煎服。治疗第3天测卧位血压22.62/14.3kPa，立位血压15.6/10.4kPa，3周后测卧位血压21.84/13.26kPa，立位血压18.2/13kPa。小便淋漓、阳萎等均未见好转。

例5 史某某，男性，56岁。先后出现四肢僵硬，颤抖，头晕，食欲减低，大小便困难3年余。体检：表情呆板，口吃，左上下肢肌张力齿轮样增高，右上下肢肌张力铅管样增高，两上肢混合性震颤。卧位血压17.16/10.4kPa，心率80次/分；立位血压10.66/8.32kPa，心率90次/分。75g葡萄糖耐量试验减弱。心电图正常。诊断Shy-Drager综合征。予以生脉稳压汤加熟地30g，每日1剂，水煎服。第5天测卧位血压17.16/11.18kPa，心率68次/分；立位收缩压13.91kPa，心率88次/分。经上方治疗月余未再发现直立性低血压而出院。

讨 论

Shy-Drager综合征系中枢神经多系统变性疾病。本病的诊断标准为：(1)成年期隐袭起病，进行性经过，无家族遗传史。(2)早期出现直立性低血压，出汗障碍，排尿障碍及阳萎等自主神经功能衰竭的表现。(3)病程中发生小脑或/及锥体外系类震颤麻痹及橄榄桥脑小脑变性的症状体征。(4)除外可引起小脑、锥体外系及自主神经功能衰竭的其他疾病。迄今，

本病尚无满意的治疗方法。

中医学对本病无系统描述。作者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，认为本病系阴阳气衰，不能相互维系，进而损及五脏功能所致。自拟生脉稳压汤（西洋参5g 麦冬12g 五味子5g 制附子10g 黄精20g 炙甘草6g）随证加味，以图益气养阴壮阳及调节血压的功效，获得立位收缩压升高达4~9.1kPa的较好疗效。尤其对卧位高血压患者既可升高立位低血压，又可降低卧位高血压，且未发现任何副作用。药理研究也证实，生脉散能增强心脏收缩力，纠正休克状态。主药人参对血压有良好的双相调节作用。针对小便淋漓，作者在本方基础上，曾对例1、例2并投肉桂、白术、干姜、茯苓、泽泻合原方中的附子以图温阳化气、健脾利尿之意，未见疗效。后去干姜、茯苓、泽泻而加用缩泉丸方（益智仁、乌药、山药）用于例2，也无满意疗效。至于阳萎一症，5例均予仙灵脾、巴戟天、熟地、枸杞子、鹿角胶等益肾壮阳之品，未获改善。

藏药治疗急性菌痢 202例观察

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传染科(拉萨 850000)

李红兵 姜美君 玉珠

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西结合科

白玛多吉 白玛辛嘎 格桑

为了研究藏药对急性细菌性痢疾（以下简称“菌痢”）的疗效，我们于1988年8月~1989年9月初步筛选了4种藏药对202例急性菌痢患者进行了治疗观察，并以西药治疗177例作为对照。结果如下。

资料及方法

患者共379例，随机分为藏药组202例，西药组177例。两组均系我科收治的确诊菌痢患者。藏药组年龄3~65岁，202例中2例为重型菌痢，余均为普通型菌痢；西药组年龄7个月~60岁，177例中1例重型菌痢，余均为普通型菌痢。两组患者均在发病后1~2天内入院，接受过2~3次其他抗生素治疗者，藏药组与西药组分别为2.0%和2.5%。病例的诊断分型按戴自英主编的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细菌性痢疾一节所述规定（戴自英，第8版，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86：146）。

治疗方法：藏药组用药有五味黄连丸60粒/次（约2g）、十三味渣鹏丸4粒/次、三十五味寒水石丸3粒/次、九味五灵脂丸3粒/次，4种药均为藏医经

典方药。治疗按藏医学的辨证施治配伍使用，分早、中、晚服用。腹痛和里急后重者加用解痉剂；脱水病例根据脱水情况补充液体及电解质。西药组用药有痢特灵、庆大霉素、氯霉素、磺胺类药及黄连素，均以黄连素和其中一种联合应用。腹痛、里急后重、脱水情况处理同藏药组。

结 果

疗效判定：凡7日内临床症状消失，便常规正常，痢疾杆菌培养转阴为近期治愈，仅有上述部分指标符合者为好转。

藏药组、西药组近期治愈率分别为65.3%和54.8%，好转率为28.7%和40.1%。其近期治愈率以藏药组为优($P < 0.05$)。

不同性别对藏药的敏感程度亦不同，女性两组近期治愈率为37.6%和22.6%，以藏药组为优($P < 0.01$)。

在年龄上7个月~15岁组、15~30岁组、30~50岁组看，均以藏药组疗效好，两组的近期治愈率为10.4%和2.3%、24.3%和11.3%、11.4%和3.4%，均以藏药组为优($P < 0.01$)。 >50 岁组也以藏药组治疗效果好，两组近期治愈率分别为8.4%及2.8%($P < 0.05$)。

治疗后恢复情况：除腹痛藏药组恢复稍慢外，发热、里急后重、大便性状均以藏药组恢复快。

讨 论

藏医称“菌痢”为肠痧疫症，是由于体力受损，使身体的元气扩散，血机紊乱，诱发胆热传于小肠引起。其根据病理分为脏泻与腑泻。临床以病势轻重分为肠绞痛、肠转痛、肠鸣洞泄及肠阻四型。本组病例多数为腑泻、肠绞痛型早至中期。用药根据“热病寒治、寒病热治”；“急者治标、缓者治本”的原则，即保护腑津、诛灭赤巴火，束约肝漏，改变泻物颜色，断其流道。初期给予引药和温和药，使疾病不再继续扩散，起到束其脉口的作用，而后给予治标或治本的药物诛灭热症。

通过本组观察，女性及50岁以上的患者对藏药较西药敏感。这对孕妇、哺乳期妇女、老年性听力下降及老年肝肾功能不良的患者都有意义。临幊上我们发现汉族也对藏药敏感，因病例少未单例统计。

藏药在本地药源丰富，无副作用，所以藏药治疗“菌痢”确很有价值。但藏药制剂量大，只有口服剂，不宜幼儿及危重患者使用，在此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。